

序

韩石山

大约十年前，占恒兄寄来一本书，叫《一个军统上校的自述》，署名是“关梦龄遗稿李占恒整理”。他的意思不外是他出了一本书，让老同学知道一下就行了，他不会想到这本书怎样吸引了我，很快从头到尾就看完了。

我是学历史的，虽说写小说，但阅读的兴趣始终在史书上，关心的是时代的更迭，人世的变迁，尤其是那些历史人物在动荡时局中的命运与心态。和“正面人物”相比较，那些“反面人物”的回忆录和传记更有看头。比如三年解放战争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，各种战史上都有翔实的记载，而看李宗仁、张治中、杜聿明、黄伯韬等人的回忆录，却有另一番兴味。

相比之下，《一个军统上校的自述》的主角关梦龄的职务是较低的，不过是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长春督察处的上校督察长，连将官也不是，书中所写，也主要是被捕后在抚顺战犯监狱服刑的经历。但是因为作者记忆力强，文笔好，不光写出了种种事件的详细过程，也写出了他和他的同监犯人思想感情的变化。环境对人的影响，人在困境中的心理变化，都有委婉而曲折的记叙。平和的心态，朴实的文笔，很是增我的好感，甚至令我折服。记得看过全书后，我在给占恒兄的信中曾感慨地说：“多少年后，我们的书也许不会有人看了，而这位关某人不经间留下的文字却会流传下去的。”

原稿较为零乱，占恒兄的整理之功不可没。他是写小说的，这是他的当行本色。

说起来，在此书未出版前，我也是见过原稿的。那是一九八〇

年春天，中国作家协会举办文学讲习所（后来改称鲁迅文学院），我和占恒都去了，我们两人且还分在一个宿舍，同室还住着河北的贾大山，湖北的王承启。课程不多，平日就在宿舍里看书学习。好几次晚上读书时，我都见他在翻看一个黑皮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钢笔字。问占恒，说是一位战犯的笔记，他要根据这些资料写部改造战犯的长篇小说。

那时候，他常常外出，挺神秘的。一次吴组缃先生来所里给我们讲课，课间休息时，占恒过去递给吴先生一封信，晚上我问他这是谁的信，他说是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给吴先生的。原来他前一天去采访尚传道，说是吴先生要来给我们讲课，尚传道与吴先生有私交，便托他给吴先生带了一封信。看来他是不满足那个黑皮本提供的东西，还要搜集更多的材料，以便写好那部改造战犯的长篇小说。

按说，有关梦龄的笔记，这部长篇小说是不难完成的。

面最后，他完成的不是自己的小说，而是将关梦龄的遗稿整理出版。不是没这个能力，是他的心眼太好了。在该书的后记中，他说了自己改变初衷的原委——

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共产党人的基本品质里有一个“大公无私”，我不认为以关梦龄为模特儿写小说不“公”，但是比较起来，将他的遗稿整理发表，其“公”的蕴含不是更博大一些吗？

这话说的太好了。一个作家，谁不希望自己有部好作品传之后世，尤其是这样的机遇就在眼前，就在手边。然而，还有什么比一个人的良知更重要的呢？据此写成小说，不管写得多好，总是埋没了他人的才智与心血，而将之整理成书并联系出版，既可保存史料的完整，又对得起死者的在天之灵。

占恒兄的此举，在物欲横流的今天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。

不仅如此,为了保证关梦龄的女儿能有这部书的继承权,他亲自由沈阳去徐州,为她办了公证手续。正是因为这些功德吧,关的女儿一家与他一家至今还保持着深厚的情谊,常来常往,如同远方的亲戚。

现在这部书稿,经过占恒再一次加工、修订,改名为《黑皮自白》,又要列入解放军出版社的《共和国改造战犯纪实丛书》出版了。我为占恒兄高兴,虽说他仅是位整理者,但这不是平常的整理,可以说没有他当年的经心寻找,这部书稿早就散失了,没有他后来的整理,就没有这部书稿的今天。

关梦龄是在文化革命中,万念俱灭之后沉湖而死的。从这一点上说,他没有逢上一个好的时代,在他不该死的时候死了。若从他的书稿终于在去世多少年后出版这一点上说,他又是幸运的,因为他逢上了李占恒这样一个好人,这样一个好作家。

我愿意更多的人读到这部书稿,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,值得一读。

1998年12月14日于潺湲室